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余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宋 鋈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曹中丞文

嗚呼大江西來擘峽滔滔浴景雙輪銜雲萬艘小滙渚  
宮是生人豪其豪於宦早踐三館鐵冠霜栗白簡星燦

四履所及百城屏翰其豪於政稱霹靂手尺檄衡飛片  
言立剖金紫脅息黃墨奔走其豪於詩揮灑惟意長空  
摩雕峻坂馳驥跌宕真宰鼓吹意氣其豪於飲糟丘是  
營中山千醉後軍一醒履弛纓絕粉澤縱橫凡公之豪  
為世暮指所世覩者公之餘耳荷衣赤芾蓬戶朱邱不  
見嗣宗乃絕臧否公我父行識荆未嘗乃公桑梓為余  
疆場郵筒數飛雲漢自章烏絲素書以受雌黃他山之  
石誼取攻玉曝獻敢辭神交則慙曾未何日報公不祿

金隄潰流龍峰推谷嗚呼哀哉有旨在觴有纖在絃百  
美當心如何棄捐豈握鯨鬚而逐青蓮或化為箕游神  
九天天與令子公信有後人與令問公信不朽璽書且  
下上冢牛酒以此酌公當亦肯首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封君文

嗚呼古稱盛德獲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然至身為  
德而能貴其子子貴而能及其身此固造物之所靳予  
而世之顯者又或羸於天而畸於人公學窮五車而業

困一第蓋髮垂頌而始觀國之賓其初可謂屯矣及廷尉君之駿發也甫踰冠而翹然遽登乎要津夫仕莫崇乎九列錫莫侈於三命凡立三朝而公三得之易於人主之一頻考功氏之所貶者曰文譽茂揚行誼克敦司封氏之所嘉者曰行惇孝友才具經綸乃至飭躬砥行學古通經則又公之所被於光祿勲者也今夫士冥修於衡茅之下而受知於九重之尊其所寵靈光大亦足以自伸矣然公受之若驚享之若泯過其里者疑其畏

壘之居而即之者以為義皇之民不琢其文以還渾淪  
謂齒雖毀而復齟髮雖頽而宜鬢胡一疾之告彌遂奄  
然而返真豈所謂五福者不免於考終命而都官若盧  
之獄不當為廷尉不寃之民耶貞辱宦游公卿又辱與  
公之子親乃不獲贄帛以登公之堂而歿不能執紼以  
從公之輜徒結思於巴江與三峽之暮雲跪銜悲而奏  
夢聊以托於芷蘋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少師李翁文

嗚呼天篤聖君必有賢臣天毓賢臣乃畀吉人吉人者  
何我永懷公實生少師乘時奮庸少師作霖以膏九土  
誰為出雲公實大鹵少師作楫以濟大川誰為產材公  
實名山凡此相業曹隨宋守歸德於公少師不有凡此  
相門衣錦佩璧歸報於公少師不食公有賢配如鳳如  
鸞公有喆孫為玉為蘭過公之里太和所委入公之堂  
百順所萃觀公之容藹若春融接公之談穆如清風世  
樂婆娑久而厭之倏焉乘風煜然化箕貞等視公實大



父肩少師視貞子弟之間驥脫服箱康莊鑿落驤首長  
鳴追感伯樂所以南州千里酒絮今我一觴府主之父  
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胥峰先生文

嗚呼自浙而西冠蓋之族其最華者唯平原陸中吳以  
南仁讓之里其最賢者惟公橋梓公登上庠褒然鶚薦  
敘雋南宮秉法淮甸持衡要人齟齬以歸蓀蓀平湖悠  
悠樂饑荀產八龍公得其半伯也膏宇叔亦翔漢仲季

見田厥占文明寬衿大紳委蛇里庭公雖三世不稱膏  
腴過從諸郎擬中大夫國則華胥鄉猶畏壘恂恂長者  
抑抑君子人境可樂胡為厭之甫及杖國而遂騎箕鶴  
馭垂旌天棺瘞玉悲者百身頌者五福惟先中丞歲辛  
在丑射策金馬從公之後唯歲在未伯氏叔氏則貞與  
懋後先尾驥古稱世講再世而已寧如公我兄弟父子  
貞旋自鄖懋旋自燕距公仙游甫及期年椒漿蕙肴敢  
告靈輿公神行天為我躊躇嗚呼哀哉

祭王員外道立文

嗚呼公之游黌貞幸相從九年以長實兄事公癸卯之  
秋爰薦仲氏以逮及余復稱公弟余倦而歸公始頴脫  
婆婆公車徘徊下列及余三起見公承明執手歡笑有  
踰平生鄖襄西邁公尚留滯郵筒械心殆無虛歲余甫  
納節公氏職方痛哉除書與計相將公於詞章珠璣咳  
唾晚而藏腴大羹不和公於談辨川涌霞舒晚而葆光  
澄襟湛如六館四明出入人師矻矻窮年宛若退之秩

宗考工九載為郎偃蹇不調又若馮唐天於才賢夫豈  
無屬何用之晚而奪之速青衫沓拖瘦馬戍削何予之  
廉而享之薄萬里歸魂千秋夜臺公今已矣聊寫余哀  
尚饗

祭周雲川先生文

嗚呼世之所欲得者貴壽多男子而已公貴矣然品猶  
屈而稱四壽矣然衰望七而未至多男子矣及歿而執  
喪者僅徐卿之二則凡世之所欲得者公固畧有之而

其所欲得之極者乃遜讓而未備公之為開而開政報  
優佐泉而泉人理進牧而牧事脩俱無論矣獨其片言  
而折如林之白刃於道周不至挾倭而剗吾泉脫泉人  
數十萬之命於狼虎之喉某聞之活千人者必侯公之  
功獨見掩於忌口而不收雖公易簣之際媿媿焉而道  
其詳某亦竊冀以延年而又不讐嗚呼豈古語果難徵  
而蒼蒼者果難知耶或大算有定而莫能推移耶抑公  
久不當壽而藉此以後其期耶將不逮身而發於子姓

下帷者五歲而貞之請益者一暮方郎節之初解欣杖  
屨之日追忽二豎之綿延痛昊天之不憖遺凡為某師  
者二而皆有頌以嘉其耄耄乃獨使我操管而奏公之  
誅辭愧無以報公而還二子經徒抱遺編而自悲嗚呼  
哀哉尚饗

祭馮右山公文

嗚呼公生三十四年而始成進士為名諍臣為循守令

者僅十三年而遽謝事及其以齒德尊於鄉稱鄉先生者踰三十三年而後奄然而仙逝豈造物之所隆施者材而其所靳予者位夫既不盡竟公之用而又畀之象賢之嗣意者欲佚公之身隆公之享而俾為公嗣者善繼公之志耶凡人才之挺生必有益於斯世入而為政於朝稜然白簡之銳出而為政二邦藹然甘棠之蔽歸而為政於鄉則九里之河所漬也為政于家則萬石之風所被也橐筆侍從人見以為公之所自致紆紫橫金

人見以為令子之所推貴而孰知其兩相成而兩相契耶所謂契者父子之間互為知己而所謂成者子以父而賢父以子而貴夫公之壽已開八袞而衆猶惜其未既蓋觀其黔鬢朱顏庶幾藐姑射之姿而聞其握樞杜權將有得於錢素之秘耶公之子方顯庸念不以一朝之菽水而易九鼎之崇味叩楓陛而陳情指椿庭以扶侍既就養之無方乃志物之咸備公始怡然還其子於朝家而還其身於元氣嗚呼五福既完百順攸萃榮哀



始終去留無滯公神洋洋何所不際獨垂白之門人望  
靈旗而雪涕敢致酹於漿椒復崇肴於櫝蕙溯流風以  
寫欽靈庶幾其來憇嗚呼哀哉尚饗

### 祭張東沙文

嗚呼惟公令德皇所惠綏少而釋褐中而解龜晚專一  
壑踰期及頤五十五年朝野半之出為甘霖九有漸滋  
處為慶雲五彩彪離潛珠自媚漸羽可儀湛思著述篤  
老不衰俯汲衿紳鼎貴不移上下千古出入百氏齒牙

餘羨流芬遐裔跡絕公府人疑簡貴在彼藝林嵇阮公  
譬濬冲小子叨承把臂數馳尺牘賁草先誅洩勃之微  
採不我棄神交豈敢及門則未嗚呼不朽者文不泯者  
名八座匪貴片語為榮八袞匪壽千秋若生石柳司馬  
廬山長平寧如茂嶼天畀佳城椒漿雖薄可以薦誠尚  
饗

祭秦虹洲文

嗚呼公起高第為郡司理入郎青瑣獻國之是營護將

作靡恤胼胝銀臺進叅典客文軌于藩于臬之綱之紀  
甫長旬宣遽中姜菲歸而治生以營甘旨上有慈白下  
有令子衍衍斑斕輔以金紫其最得者教育多士衍洙  
泗流滙為浙水醉白名堂通德標里蘭玉之外皆為桃  
李雀舫載觴鵬絃盈耳天既豐之享不為侈胡忽奪之  
委順而已貞少於公垂迨一紀鹿鳴並歌鴈行齊趾晚  
而獲歸文字知己遇余必酒酒不忍止我醉欲眠公亦  
不起或飛大白或擲麈尾人擬公仙公故自擬樂則三

之福且五矣嗚呼風標鮮令容徽溫美耳熱矜辭聽者  
亦喜一旦都盡令人心死百身曷贖九京莫起嗚呼哀  
哉尚饗

再祭秦子成方伯文

嗚呼公之舉高第入青瑣徘徊九列為良二千石不佞  
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其剴直溫慈所居官前後有  
聲實而得材於二浙尤盛不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  
之歸而奉太夫人有佳子弟內極倫常志物之娛外有

泉石聲酒之樂不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其用而未盡究也奉太夫人而弗獲終也有佳子弟而未見其登用也此公之所沒而難於瞑者也不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而今者公塋矣生而聰明正直其精爽必不昧不佞願有以告也夫生而得為人已不易公獨貴且富焉其寧無所自耶貴且富不易而又有文有宦蹟有鄉黨稱又寧無所自耶公之身不為世名臣則必禪栖羽客之雋而其小有所未滿者此非歟於前乃有所

待於後也公雖冥冥中幸精專其念毋昧其本上而皈  
依大道下而求續陰功則公歿不歿也未滿者乃滿也  
不佞病不獲親舉觴而此一觴不為虛也公其鑒我酌  
我哉尚饗

祭子與文

嗚呼子與其在秋蚤乍有異傳使我心擣曾未翼日媿  
音貽好豁然若釋若還重寶仲冬之月歸自避言匿跡  
驚聲忽聞叩門苔雪之間其訃騰喧嗣孤豎奚袒跣崩

奔余始怛割既而中疑得非秋乎又未幾時中表陸生  
至自江西杯酒猶接遽爾告睽嗚呼天耶奪我三益伯  
玉有言子所矜式唯于鱗朝而元美夕于鱗已矣子復  
長隔憶在西曹子詩已成忽滌往詣盡汰浮名惠而好  
我携手同行詩匠開元文軌西京子之舊侶或挽或笑  
其他異趣或呶或召子如弗聞拊膺高蹈譬渴遇飲辭  
晦獲曜吾儕小人嘵嘵囂囂子探驪珠襌而弗驕醍醐  
之柔靡所不調薄夫為敦鄙心用消遊士失職其寒栗

斯子握大杼衣之被之豈唯苦寒亦復調饑子為大瀟  
是舖是糜貝錦之虞得子而譽迴車之慟得子而路刺  
渝踵接響應景慕來則麋集去亦狼顧子之通籍垂三  
十年亥步所窮東西南天春與雨偕秋與霜還左圖右  
書其中蕭然嗚呼子與六十豈天其惜子者百歲猶少  
被紫紵金藩伯豈眇其祝子者三事猶小忽爾文星遽  
隕微垣奄然萬卷戢之一棺綺疏月沈蕙帷霜寒洪都  
迢迢蠡水漫漫生人之戚莫若隕身余不甚戚謂子不



泯榮名在口千秋若新豈乏黃耆與土並陳生人之窮  
莫若無後余不謂窮謂子不朽微言在耳聽者如舊豈  
乏孫枝忘彼先胄余所急者歸子孤墳且與余仲鳩子  
遺文余所恨者知己沈淪踽踽涼涼何心獨存宗生之  
逝余困餽索及訃于鱗哀讒並作追聞子音姜菲方鏢  
詞人陽九余邁差薄然是三子死而非死余雖後死乃  
絕生理既忌丘壑復慚朝市子芬衆口余穢人耳哭于  
鱗詩字千二百老而才盡非子是惜撫棺一慟聊表余

臆雪溪咽流天目萎色嗚呼傷哉嗚呼痛哉

再祭子與文

嗚呼歲聿云暮永霜淒其孤城之東君始大歸埋玉其中千秋永睽無以慰君七尺豐碑樹之隧傍過者式之文人無行為世所訾是故表君玉質金徽文人無用為世所窺是故表君南奠東綏文人無命為世所悲是故表君不朽其期君有篇章如星日垂不以時隆不隨代卑二三友生肺附膽依人誰不悉疇用贅為凡我告君

豈為君知不昧者心不泯者辭昔酌于鱗其言僅期我  
春哭君溪流已漸山河結慘水瘁草萎歸而一疾幾遂  
不支窮冬畏途婦挽兒追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爰因樹  
碑附陳一卮存有神交沒則神馳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廷尉望之文

嗚呼孜孜奉國知無不為古人有之竊以為疑孜孜奉  
國知無不言古語有之竊不謂然公為名令為名御史  
惠聲直聲洋洋世耳迨乎藩臬毀譽叅之雖三折肱號

為良醫入佐同牧以逮廷平密勿贊襄功在無形帝睠  
南顧汝往開府唯予喉咽唯予肺腑公持三尺提衡百  
城墨吏惴避赤單謳迎餘皇蔽天一鼓而竄精鏐縻絲  
皇褒有燦凡有所知不敢藏臆凡有所為不敢愛力其  
位愈顯其功愈高姜菲生焉衆睟用勞留棘之遷似右  
而左公實囂囂無所不可君明臣直是以求伸伸我者  
君抑我者臣抗彼言路如觸乳虎雖莫我齧愈堅厥怒  
譬陟崇岡大明光光其下蒙霧跬武迷陽帝曰毋害實

干城爾姑即而家以需特起公之歸來左書右圖豈其  
邑邑而遽告殂嗚呼丈夫蓋棺始定直道古心良法微  
行試令青蠅為公弔客昔駁公疏謂公彊復試再讀之  
何如賈陸一死非欠百身曷贖公昔留棘實後予除臨  
欲薦予而竟躊躇謂子雖才讒尚罔極今者強起果罹  
茲厄公之知予勝予自知我今悲公公悲不悲千里緘  
詞奏之總幕恩江絕流陽山折嶠嗚呼哀哉尚饗

祭姚府尹文

嗚呼公長臺端世皇之中出入周秦繡斧驕驄白簡所  
上屢迴重瞳藹然春滋以劑霜風逮乎晚節西臬東藩  
長為縣官拊循元元提躬若卑峻道則尊凜然秋霜以  
劑春溫京兆之政匪循趙轍掃去苛煩務循簡切偃蹇  
諸貴婆娑九列抗手青門纓羈綬紲若水洋洋與泌俱  
清杜門却掃課僕長耕前矩後規左準右繩守令師之  
曰鄉先生公之在臺余郎西署杯酒再親如豁雲霧鄉  
郡匪遥浮沈異路分首垂白飛書表素公之二子璧合

芝駢美秀而文白眉最賢數枉扁舟訪余婁川爾汝之  
契實托忘年覩壽者相謂歲當百徐子長逝公亦歸息  
木稼峰顏顯智同厄審公之訃弔徐始得徐几一慟老  
淚欲枯尚有餘酸以赴公廬炮肉荷蓮濁醪瓠壺侑以  
茲文公茹之乎尚饗

祭華學士文

嗚呼我師江湖萃靈金玉其相蓋三十而受書藜閣四  
十而徊翔玉堂五十而戢身志養聊為德於一鄉又二

十八年而始游東岱又六年而始歸北邙其魄則與大  
墜而俱奠其神則偕元氣而並翔一往者鮮令之風標  
而不磨者雋永之文章令子既象其賢聞孫載紹厥芳  
墓樹文範之碑里表通德之坊雖哀師之宋玉亦何必  
仰天而問巫陽効臨穴之一悲姑以寓夫心喪

祭陳封君文

嗚呼公年七十既壯而康志慮淳明體骨堅強穆如清  
風藹若春陽有子而賢伯曰元方初典雄州三輔之望



入丞夏卿謀謨孔臧帝嘉厥源庭誨乃章文鏐輔腰朱  
紱斯皇棧全楚材若柱若梁桃李之陰覆及公牆公志  
甚懌而氣亦揚用是耆指其慶莫量干旄溢填羔鴈成  
行忽爾仙游譬被朝霜賀者在途哭者在堂彷彿聞歌  
萬年之觴玉醴餘尊化為椒漿福善豈為人命靡常貞  
所惜者老成凋亡公如不亡其神洋洋或俯而歆或升  
而翔尚饗

祭王封君宮詹文

嗚呼地是天傾大美弗圓生人之趣時或闕焉公擅其  
羸造物所專七尺長軀其腹便便龐眉脩髯豐輔隆權  
疑若斷山靜若湛困望之儼如即之溫然素封之業植  
自任樊公享其成行德匪艱出肆成均籍甚豪賢丹穴  
雙雛日升霞騫以官官公溫綸自天被紫橫金乃朱其  
顏望為大人又若神仙庭布羔鴈巷咽旌旃守相弭耳  
待公一言公有獻納而無居閒太原之宗厥指累千是  
煦是育俾縻顛連申以義方弗納於愆藝菊東籬欄藥

圃田伯解玉堂仲辭多繡歸而侍養委蛇左右五福疇  
倫三樂備邁云胡美疾纏綿倂憊百身曷贖萬方莫救  
人不釋然公實龐茂將等松喬而僅中壽公不釋然二  
子猷畝蒼生望霖屯膏未究嗚呼寧復如公侃侃蹇直  
而指必依厚寧復如公崇躋九列而服誓猶舊寧復如  
公河潤九里而不矜其有寧復如公游寶藏府而雙振  
其衷寧復如公處江湖而練朝典如世胄寧復如公謝  
子墨而談術如懸雷是以宗惜著蔡鄉追典刑虬峰隕

嶽牛女摧星一識含辛閭左涕零惟余與公里閑同生  
公推長年余忝先登自解鄖帥事公以兄處則接席出  
必聯乘我飲公舖各出所能晚與伯子受軟師盟視公  
季父改服趨庭我心則降公讓未應若小子懋忝伯同  
升公撫以子或禮以朋自公之疾實乖寢興公疾小損  
余七為增前是三夕坐而几憑謂余不腆交非世情焉  
觀起色杯酒沈冥德音琅琅余耳猶停惝恍化鶴汗漫  
騎鯨生死各天欲哭吞聲爰臚瑤席爰薦清醕陳我卮

辭慰公千古為賢者父為仙者祖皇綸旦夕隴於袞黼  
郡國流芬衿紳騰夢然此世榮曷足多吐有夢歸然易  
仙之府導師金篦其光燭路不昧本來即復而所毋若  
世愚博作黃土尚饗

祭封少司馬雙塘汪翁文

嗚呼惟汪代為歛鼎族其指不億惟伯父惟懿亮夷真  
比於周家以本發跡中播於鹽弗愛厥息爰礪我鏃豐  
我筭選而薦之有司亦既侂獲迺曰淺用我於武而弗

我悉我其舍旃穆卜于雙塘之室厥室伊何丹竈是容  
客有羽衣翁眸遽青顧謂所知彼豈廷我黃金可成是  
以太夫人佐之勤而索卒弗盈伯子玉立為國司繩上  
若曰予一人所馮推本原始夫是以十五載而三錫金  
紫仲食伯勛超補胄子翁如弗聞也者曰毋廢我耒毋  
潤我屋毋表我里鹿裘籜冠狎步眴晦醕醑陶然  
而已伯子贊宥旦夕三事而弁其司馬以請將二老人  
之繫用弗寧於位上謂銓宰毋奪司馬志惟孝惟忠予

所偕毗伯子言旋以耕代祿躬為子職仲砥於學以志  
代物翁志乃懌廣錡之中太和融之遠邇夸之此欲界  
耶而有仙都之宮於宿為弧於喬為松伯也冥鴻又若  
卧龍伸九苞其彩而汗血其驄以此旦夕胡歷弗綿以  
此湯藥胡恙弗痊而太夫人溘焉以先甫三週而翁亦  
遂厭人間夫此人間翁何厭焉豈生理之適盡將天期  
之不可邐嗚呼伯父惟小子貞獲齒薦於司馬惟司馬  
實覆露我而又勤誨我遂波及于小子懋是掖是假俾

捧盟盤於社小子貞兄司馬而弟仲子以逮懋左提右挈思樹風雅俯仰天地其和調彌寡翁之履順靡所不寄竊所深虞疚此存者嗚呼黃之山抵巇雙塘之水瀾瀾所不跡往而已神馳絮酒鷄炙跪而楫詞不朽之托將任之豐碑也哉

祭郭叅政文

嗚呼天有神氣鬱鬱嘉隆誰為吐之乃篤我公公自小官已著奇節如彼太阿飛霜截霓亮渠伏莽日夜伺間



公發其私舉宗誅竄萬姓之憤攄於一旦孽妖閔位點  
我常伯公持其衡削黃冠藉千秋之誣剖於頃刻公惟  
不言言則朝陽公惟不為為則秋霜雕鶚橫空或若鸞  
翔虎豹在山亦著麟祥入承考功苞苴逆避出佐江藩  
單赤思庇豈以尊鱸而動歸計千里之壯時托老驥僉  
曰公卧毋遂暖席天子夙夜待公司直公亦曰然天生  
我才衡門之泌豈足飽哉尚書尺一旦夕且下而胡造  
物竟不公假易簣之際屹然如生或佐胥濤策鞭風霆

或登武丘控馭金精忌者鼓唇賢者疾首彼徒翩翩孰  
掣其肘人有公快公無人負惟貞與懋起自胥靡公更  
新沓以塵薦啓處者出者穀有餘恥唯昔射策公偕錫  
爵雖登要清雅非中樂時藉公強以起余弱而公已矣  
稅駕幽閨吾儕小人何心偶存豈無狗知豈無感恩蕪  
語椒漿聊用招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成中丞文

嗚呼吾與子別垂三十年青門之餞竟成各天追昔雲

司與子周旋寒夜篝燈于鱗在焉子出子詩及于鱗篇  
各掄姓名雜之他編謂余毋問以意選旃予始寓目遂  
拈子詩次于鱗篇且乙且疑子之沾沾溢於須臾予謂  
毋爾前若漣漪子稍沈深毋乃庶幾其次匪馴而多振  
奇意非于鱗其孰能之子始大驚起拜定交呼酒酒我  
少婦視肴淫誦冥搜晝爾于宵予有淮役逮乎趣朝子  
時睥目版築分勞歎此竭蹶所得豈饒幸毋外我為我  
解嘲曾未幾何分符貴陽三苗率從五服用章帝睠東

顧肅此江防再錫璽書銀鉞繡裳捲千鐸稍收三餘皇  
立剪蒿萊坐起夷瘡嗟予伏苦子篤不忘綈袍一襲銀  
鉤數行天道靡恒忽榮忽枯子中萋菲予起菰蘆歲癸  
在酉獲報檐榆其又二載叨領鄖符子使丐言銘先大  
夫狀自吳生其文甚都謂子所痛于鱗冥途生則羨予  
及徐與吳自是郵筒一再往還予之納節歸卧弁山忽  
有信聞來自間關余為吐哺喜動於顏不得子書乃傳  
訃言精神沮消涕淚汎瀾命酒忘杯舍筯告餐見者切

怪惟有長嘆子之詩章與子勲名雖未終究可以汗青  
吳生狀之余志及銘復何憾哉光施九京所不悉者與  
子交情陳碑未勒絮酒徐生張旄甫發素車范卿子獨  
非夫次且屏營矯首南雲愀然寄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曹甥比部文

嗚呼履齋君之長於吾實二十有二齡而稱為甥鹿鳴  
賓筵之薦實吾父友而稱吾為舅吾固不敢偃然而當  
尊而君亦未嘗不隤然而處卑見君之隤然者若以為

易狎而中之介然者實不移君垂五十而成進士其得之甚難則其居之也若有未然少有所齟齬飄乎若脫屣之易其於人也一介而不妄予宜其素裝之苟完而其沒也至不能具周身之棺君恒以為醫之活人近而政之活人緩故其所梓醫經傳凡數百千卷其流行天下殆徧而及其病不能得一方之力以免又恒以為人生不貴得志而貴適意以故於珍衣甘食細旃廣宇一切若飄風之過眼而咀藜短褐悠然容膝之室而無所

累昔康樂之痛若人謂通蔽其互相妨若君之所通在  
宇宙而其所蔽在毫芒惟歌哭之相尋蓋天命之靡常  
嗚呼履齋驟即之而不知其為貴人者有之然未有不  
知其為敦朴君子也與之談而不能相酬塞者有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伉直無諱也即緩急而不盡副者有  
之然未嘗不許其推表見裏也君存而猶夫君爾君死  
而後知君不可以死也一杯之羹其享此耶其不爾耶  
一言之夢其以為知已耶其不爾耶豈能必君之享與

知聊以寫吾思而已

祭慎子正侍御文

嗚呼端公久領諸生泓渟淵著如土在型及捷公車百  
里蜚聲斷割膚敏如刃發劓入揆南臺百僚几几毋開  
大桁行行且止燭艷師尹使我多壘為寇肺腑為民軋  
虺邦之大夫民莫敢訾憂在宗社而顧其私臣言揚廷  
臣身伏機燬我室廬褫我冠衣雖則褫燬臣心奚愧大  
明中天卻埽魑魅用公之語安公於退苕流拱碧菰城



還翠公於其間誦讀詩書縷若蠶絲老為蠹魚墨池菰  
林以佃以漁君卿筆舌人乃畏諸或徵文獻散我皇明  
或采志牒寵彼山靈綴以已言附之姓名杜預沈碑揚  
雄擬經伊余晚合公偶聲知帶水浮家十歲其期歲必  
一來來則移時季必一書書則問奇曰余鑿坏世氛甫  
謝不奉公問自春徂夏乃聞短造遽即長夜遺魄雖寒  
壯心未化嗚呼黃金如山曷用鑄身三望八騶泉途曷  
陳公雖歿矣不歿者神千載菰蘆乃有此人

祭馮封君文

嗚呼翁之躋耄而方伯公治我四郡兵事也則四郡之  
搢紳先生皆有言焉其言雖人人殊致然大要謂方伯  
為國之楨而我翁為國之瑞其祝翁者願翁無疆之壽  
以表爾東浙若威鳳祥麟之儀游江山峩然而增麗願  
翁無疆之壽以安我方伯公小則儲胥乎江左大則屏  
翰乎宗社若應龍得雲以夭矯九夏銜枯而望被既方  
伯公舍我而袞衣全楚也則某等日先其子弟勤竹馬

之候於南浦翁里居而杖屨無恙也則某等又日從父  
老後効臺萊之祝而東覬如是故未已也咄嗟哉異哉  
此音胡為而至耶將翁福之全而為造物者忌耶將我  
民之無良而不令沐方伯公之賜耶不腆千里之腴與  
鬱鬯之酒侑以薌若幣而寓翁翁其為我吐之去而乘  
飛鴻之躋上賓於帝若曰女其逍遙於易迂之宮以需  
列真位毋致方伯毀母久宅憂於里世人望方伯如望  
歲焉然則翁履順之歸歸爾真宅洋洋乎我曹為胡為

戚然於遺脫方伯公南溟之息息不過六月蓬蓬乎九  
萬里而風斯在下我曹又胡為怒如虞其不終惠耶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凌侍郎夫婦二代文

維太素翁媼葉婉之若鴻得光葆真蘊醇為德必潛源  
深流長篤石林公廣心大度易直子良惟陳夫人惠行

淑姿以順承剛詩書之業久而不替其用始昌厥穴既  
丹鳳產三馬彩羽煌煌伯巢阿閣造化奪之弗究其祥  
仲也歲蕤賁于丘園僅若孟皇天篤季君縱之九苞永  
言翱翔馭歷臬藩遂長三臺以綏四方帝眷南顧五嶺  
大憖恣其披猖汝將明威飭率武吏材官挽彊六道並  
進覆彼穴巢斷脊披腸彊寇十萬倏忽掃除若烈日霜  
爰立城郭爰布斥埃爰分土疆帝嘉厥勞俾領司空留  
政是綱疇昔之歲若王父父外內覃慶綸綍自天屬有

征行鬱而未揚季拜稽首敬宣德音以賁幽藏百里而  
內守令上冢牛酒相望世講之契實篤小子逮我鴈行  
敢薦蕪辭述者若生存者毋忘尚饗

祭胡侍御文

嗚呼胡君抗疏批鱗以贊國均時稱直臣干星迴辰歸  
而食貧練衣葛巾以游隱淪時稱逸民茹蔬采薪匪名  
之狗要以成仁夔夔在親藹藹在鄰太丘樹惇林宗人  
倫集客雖齎定交必掄其愛肫肫其象閭閻客以為茵

已乃懸鶉客以為困已釜生塵失無入輦得不及唇惟  
酒藏身亦能和神時吸厥醇四候自春如琴其檣如箭  
其筠豹文而堙龍性而馴爾車既巾爾席既珍周序登  
垠魯郊損鱗不為王人遽稱帝賓世路竟屯奪君經綸  
君復何論脩然返真慧麓嶠慧泉漣瀾君年露晨君  
名大椿往跡已陳風采如新溪芼澗蘋為我逡巡

祭太師徐文貞公文

嗚呼君攬治綱相叅治權弘治之末孝皇籲天天之答



之公實產焉嘉靖之初世皇臨軒公之答之射策褒然  
入擅三長出試百艱晚握大斗與天周旋盡塞倖穴獨  
留化源彌留一詔雷雨九埏浴日麗空轉坤旋乾遜序  
成歸凡十六年如裴如富徜徉洛城樹表遠邇繫時重  
輕公所損益今猶國經公所樹培今猶國楨始奉帝命  
惠我黔蒸九九為期功圓行成毋念人世人世濁腥鞭  
虹馭箕以還玉京公之勲德王言是馮國史藏燬口碑  
流馨不腆壽言余小子貞比於華封差信而徵今之酹

公可以無贅始貞弱冠謁公旅次笑語從容傍及六藝  
尋覲貞文未允公意胡乃屈詰辭達為貴余謝不敏各  
行所是迨執三尺而抗緹騎其帥斷斷奮欲相噬公默  
調解毋使狼狽先君之思托葭蓍契惟我先君積忤敗  
類貝錦愈織鎔毀方熾霆霹紛如莫可控避公力既竭  
公心恒惴惟貞兄弟扶服歸東寒灰覆盆沒齒長終豈  
無尺書莫適為通公捧翔陽以挨屯蒙貞乃伏闕疏詆  
奸兇朝拜夕下三臺景從而何數竒厄彼狡童公如弗

聞宛曲從容雪先君冤錄其舊庸獲改卿服安即幽宮  
天雄之節濫及小子公謂延祖可以起矣移部吳興拜  
公梓里筐篚不施一刺而已公不自德我何敢齒公與  
深談听然而喜叅伍章程錯綜名理以及兵事如針芥  
水逮於敝帚亦復莞爾貞之叙公文明以止風行水上  
匪渙而賁往猶感恩晚乃知己我宦小達公喜弗勝中  
遘流言公仇青蠅我之嗜飲公憂如醒我之甚口公耳  
如懲歲一造公肝腑為傾挈舟送我徒倚怍營自貞鑒

坏甘從道氓公貽尺書始置宦情兒子甫薦公眼復青  
勉以祖武期之再鳴貞也涼德與世呖斯語及先君臆  
淚自垂下石何衆拯溺者誰骭骸七尺不受人知歸而  
顧影何所吐竒以是感公思一報之豈無賢喆姱節美  
志矯然獨立脩然遺世世名趣焉以公有累公任其難  
彼任其易等彼雲達寧如雨施以是報公冀伸茲意三  
載蝸廬穴蟄淵沈兩造公庭匪閭匪壬自守木义敢薦  
鮮禽藿豆漿壺聊以表忱公於此時不墮中陰或享鈞

天或栖寶林肯游人間俯為我歆不盡者辭不泯者心  
嗚呼哀哉

祭太師李文定公文

嗚呼昌期五百儲精嶽瀆蒸黎馮生以迨國錄天乃與  
之大人之福畏途樹棘旃席之上弗茹弗吐以成家相  
天乃與之大人之量公產維揚金相玉暎發為文章陸  
離彪炳垂登彊仕始乃獻靖遂魁大廷徊翔玉堂祠釐  
竹宮和歌栢梁僅逾十朞而步巖廊既叅銓部晉領宗

伯北扉視草西宮曝直孤卿七命康侯三錫始貳魏公  
寬猶弱翁既受蕭規畫一以終車門寂如無金可通台  
席既移公當輔首六卿志行乃絕指授匪月幾望匹亡  
无咎悍佐見侵澹乎若忘薄有菟裘邦溝之陽介不終  
日匪舍而藏帝褒溫綸以寵其歸肅肅宵征上介導之  
曩蹄兼金氷紈黼綵公登於堂有母若父有季翼如厥  
綬亦組子及孫曾為世者五追惟錫第黔鬢朱顏王父  
無恙世數亦然請告以歸稱觴膝前自有父子自有君

臣疇如我公完福備倫續廩給扶衍畢身為良赤松  
為度綠野耆英之會光於洛社位則潞公德乃司馬清  
商一部足以長娛何必雲母然後快乎天期既迫不得  
須臾大江南北有兩德星歲隕其一公與文貞左輔右  
宰並躋玉京昔余先公鳴鹿偕肆小子不類南宮附驥  
余曰叔父公乃弟視丁卯伏闕偕懋上書以雪覆盆公  
為拮据泉臺之照藉而獲蘇懋晚登朝望公雲霄公乃  
藹藹毋忘下交與公主器復忝同曹忽聞流訃相嚮摧

咽南州之誼千里奔謁而我何為病足如紕絮酒炙雞  
脩以蕪詞公賓帝所寧復我思江雲黯結未往神馳嗚  
呼哀哉

祭太師張文忠公文

嗚呼有君以來恭已垂裳以勞付臣孰如我皇有臣以  
來盡瘁代終以逸歸君孰如我公公秉化樞垂及一紀  
盡掃翫骸與民更始橐鑰含機太阿養光噓為春風拂  
為秋霜百辟洗心夙夜乃職有蠹必洗靡吐敢匿片紙



萬里一頻千憂精神響應疾於置郵如日麗空何幽不  
顯譬彼景風何草不偃河漕萬艘先期委輸武騎千羣  
無煩秣舖大農白粲少府緡錢其崇若山其深踰淵百  
粵九邊士飽馬騰滙為湯池鬱則金城屬國貢琛越裳  
重譯黃屋之尊與天曷極遂超太傅真拜太師上冠三  
台下總百揆詔書不名猶曰子房彼鄴彼留亦莫敢望  
公有家嚴貴並師臣生死九命榮哀一身公有慈帟通  
籍兩宮月鮮虛賜食必上供九有趣宗八荒駢軌如何

一木萬事長已嗚呼浴日補天挽化迴元簡自帝心播  
自王言顯融昭明光大寵靈載之祿史勒之口銘世有  
頌聲曰周曰伊我弗敢從汙不至私在唐贊皇復為元  
之才惟戡難勳表救時惟余跼弛世一長物公汰衆毀  
俾寄戎鉞拙於避言竟成鑠金或弃或收雅非公心喻  
訾之口妬我壑丘賴公保全無礙薰修我實憂公食少  
事煩歲抄微辭以當報恩公亦自謂疲於津梁褰裳欲  
從限天一方其言在耳其人不作大斗辭垣喬峰隕獄

人亦有言算遠造促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嗚呼寄軫岩  
廊埋魄山阿森森象賢為陟者多帝曜長輝國威恒振  
公神行天夫復奚恨

### 祭俞仲蔚文

維萬曆七年己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俞仲蔚  
先生卒其又六日癸未友人王某始能以酒炙羹飯往  
奠而哭之曰嗚呼仲蔚天與之隱俾辟世塵天與之文  
隱不就淪天與之貧俾滌世態天與之德貧不見憊天

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翼德以稱凡子之羸皆受  
之天其不知者以為嗇焉有子而痼有媼而衰有孫而  
孩有女而嫠人所言嗇嗇于目前吾所謂羸則千萬年  
在漢恬冲無若叔度微言蔑聞胡以殆庶在晉藻雅玄  
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隤聲子之於詩上窺建安盡洗  
色澤天骨嶢峩其於他文單辭輒工行為賦誄亦表春  
容子之於書愈小愈妙柳骨褚姿鑿山陰竅稍縱而行  
襄陽米顛強弩斫陳兒駒嘶烟與子劇談耳不盡酬稍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  
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  
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  
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  
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  
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編

題跋

·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末彰君子蓋



久世口無生而中伐生上不能報師真而下無以慰知  
已耳然以君典之秀異廓落即死其神豈遽泯泯者第  
業已圜居不能走水陸絮酒炙脯而躬哭君典謹叙其  
事使奴某告之殯所而系以辭曰嗚呼君典為死為非  
如鳳翀霄而鍛羽儀八極初朗而即屯夷桂酒椒漿奠  
予一卮予之未生此身為誰予之既歿予將安歸以字  
呼予子當應之應我者誰子當自知竺乾先生手珠牟  
尼冥冥之中豈無子師而我沈淪雖生何為嗚呼哀哉

祭沈封君鐵山文

嗚呼天不可必以公明德而上有令父為公啓家為公  
作則公有令子叢蘭握璧其二顯者中外列宿炳焉華  
國謂天可必以公明德而綸封甫頒鼎養未極歌者在  
堂哭者在室凡此二端循環莫測七十之年世所夸翊  
於人為羸於公為嗇嗚呼波岫眉睂冰雪膚緻瑩如姑  
射輕則若士非骨而仙則養所致彼二豎子何能公懋  
神與天游六鑿自避妖哇既遠穠醇罕嗜坦蕩朗洞虛

和夷粹適已內足不求不忮與疽何與而發於背仁心  
為質汎愛親賢卹沒存孤生死一言任到慙交張范差  
肩環沈之里惠慈藹然我廩我帑資之若源排難息諍  
乃有居間雖行富德毋侵吏權造化何忌而奪公年公  
之夙悰托於吟咏近師香山遣適吾興公之餘事舒為  
草聖遠慕山陰天然欲勝沾沾自喜娓娓必應虹霓繚  
戾龍蛇拏競夏敦商彛漆書壁經揚挖金石傍逮丹青  
黃衣小吏白馬豎生亦復搜采以破沈冥千載目前使

余神醒惟余小子托交三世所謂令父淵淳嶽峙所謂  
令子鸞翔鷺迹而公其間或喬而竦或梓而企無憂作  
述尤欣志事少憾者壽難測者天獨我莊叟笑曰不然  
貴至阿衡壽極彭錢乘此業識苟娛目前當其盡時誰  
能不憐嗚呼有身有患無生無滅區區五福么麼瑣屑  
真宰戲爾搏作一物擲而還之如鳥籠脫自茲以往誰  
奴誰括縱橫大年調笑日月公其首肯為我一啜尚饗

祭沈封君礪山文

不佞始而誦公之祖水西先生白簡之文則知其練事  
扶義編鬚批鱗蓋嘉靖間一直臣也既而接公之父守  
西先生於庚午之春則知其淹洋辨潤博解人倫蓋隆  
慶間一通人也又既而與公之伯子游又一飲仲子於  
吳江之濱則見其鸞停鵠峙玉琢蘭芬宛然衛叔子杜  
弘治之儔而藹乎其可親也不佞既幸而知公之祖父  
與公之子伯仲君然與公僅一見所依稀者公之貌而  
所聆者數語之寒溫第以公之父而意公為令子以公

之祖而意公為聞孫以伯仲君而公義方之訓奕奕乎其有聞既又久之而公慤亮之度雅素之風漸得之月旦之真公甫踰彊而伯子貴甫及艾而仲子顯下大夫之服與天官部之典即身致之者不以為晚而公鬢鬢朱顏與諸耄耄之封公周旋於文酒之社而無少倦豈意服政之年而遽膺賓帝之選嗚呼川盈日升衆以擬公福之無疆弄月吟風衆以擬公樂之未央舉人間世之所羨忽一旦而奪之而歸於烏有之鄉豈非凡之慶

不易必者取之若寄而福善之理最可必者倏焉而無  
常雖然公有名爵生不為徒公有令子歿不為亡公又  
安得不夷然而舉不佞之一觴也耶

祭黎惟敬少叅文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並  
鑣觴榼提攜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伯承改轍幾迷  
君甫畢試其頰猶鰲竭蹶而趨式燕以嘻余戲謂君生  
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授其衷中乃多篇翰虬龍

鬱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吐舌口不及  
讚改席卜夜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揅漢君獨頽然  
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未何日南北各天君  
椽鑿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敗旃公獨寶之若狐  
白焉倦羽頽鱗銀鈎燦然愧無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  
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君為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  
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改  
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



法書恣君品錄屈指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同  
卿君佐兩制出入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  
鑿落細傾僅火再鑽乃西鄖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  
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刀一二  
友生躡披嶺岼覽擷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并粵嶠之  
南炯焉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鱗羽雖艱音郵互繼  
君健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書及家弟豫章片石刻  
君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為我使醒而

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鬼  
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之閥  
孰與君高雅量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陂靜不為濤千  
仞層崖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兼之所享  
獨饒有宮易僊鬱乎岿然二子栖焉服餌逍遙信君所  
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忉

祭余德甫憲副文

萬厯癸未之冬十一月而鄉人姚匡叔自南昌來言德

甫憲副余丈七十矣余恍然而悟曰幾忘之為排律一章及錄所撰再補五子篇一章侑以不腆之幣寓匡叔壽之未報而為今年甲申之春三月上巳吳明卿自武昌過我酒甫洽而曰德甫以人日化矣不覺黯然低徊淚涔涔下也居一月而始能為文又一月而寓薊帛絮酒於君之鄉人喻邦相酹而告之曰嗚呼昔在燕中偕歷下李誰其和者宗吳徐子君最晚入而與李齒踞坐飛觴遞握牛耳我之少君且週一紀有所彈射君必披

靡我以君兄君不我弟我困家難浮繫于燕君時自閩  
捧鏡堯天樓行見慰為我索饋分手倏忽二十五年我  
之起家君賦歸田去鯉來鴻歲必一傳彼參此商同輝  
異躔松栢者操萍蓬者緣追維曩者甲乙之歲歷下一  
書傲睨流輩謂獨德甫差強人意障彭蠡瀾立豫章幟  
探驪龍寶益女牛氣浩蕩九派不屬三事余亦云爾萬  
古居寄仲氏宦歸沾沾自論得尚孺子奚忝陳蕃數君  
之跡不及國門亟訪衡廬遂傾瓦盆釣冰烹伏見子逮

孫事事清真語語直溫惆悵野別殷勤醉言余乃憮然  
感念沒存重詠五子君實首焉憶在冬仲余時忽忽客  
有姚生謂君七表始草新詩侑以廷實佇君和音共保  
元吉明卿來訪楔飲未畢云不慙遺君逝人日朗照黯  
淡迴風蕭瑟沈驚若夢徊徨如失追惟我君野鶴雞羣  
風骨成削凌霜遏雲材既梗梓德亦蘭薰與物無營凝  
神不分畏壘之里雞犬忻忻臘不必殘日不至曛真宰  
何為忌彼斯文我之薄劣學道靡獲生胡可戀死胡足

惜乃為君痛亦復何益君神行天莫可揣測千里生芻  
絮酒雞炙豈必君饗聊表余臆嗚呼哀哉萬古斯夕

祭太子太保嚴文靖公文

維萬厯之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乙卯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養齋嚴公以壽考終正寢  
越十日而始訃聞於其年家子南京刑部右侍郎王世  
貞時以疾在假又十八日而為九月之初十日癸未始  
能扶攜至公第以玄醴素羞酌几筵而告之曰嗚呼士

挾冊而詣公車有終其身不獲售者而公不三舉而登  
甲第士之登甲第者以玉堂為妙選而公不再試而入  
中秘其入者苦為資薄所持往往有馮公之歎而公不  
二十年而至鼎貴其貴者以學士為榮汲汲有重金之  
羨而公自侍讀一轉而踐其地大臣之不能兩得者密  
勿之與統均而公由太宰而稱輔臣昔聖門之賢喆尚  
不能無風木之悲而公乃兼得之於其二親在世廟之  
操切數以吏事誅斥三公而公無纖芥之適以及身世

之所最難調者臺諫少年之口而於公獨不能致其信  
信乃至天子之所錫賚褒予則有三鬴九醞以供宴饗  
之樂而象龍雕玉以為在筭之珍蓋日三接而月三錫  
其數不可以具陳公終不以鼎釜易菽水而飄然自放  
於東海之濱及其歸也晨興而問美寢移晷而問美食  
稍間而虞之山琴之水無往而不寄吾杖屨之跡蓋觸  
耳無噫聲感目鮮悴色嗚呼此世法之最勝而人倫之  
極則也乃公終不以其一時之樂而廢其憂翼翼小心



唯患是虞亦不以其七命之貴而加於賤匹夫匹婦或  
能勝予盖九里之滋實本於河潤而四時之氣獨得其  
春敷貌而出者以為鼎席之貴語而處者則意其環堵  
之儒於釋氏之慈悲雖避其名而居其實若老子之三  
寶實採其精而食其腴以公之盛德當何恙之不除豈  
人事之猶有憾奉天期而不得須臾嗚呼宗戚哭於堂  
減獲哭於庭中鄰里哭於巷諸生哭於學宮田父罷耒  
織婦罷紅其哀同矣天子為輟朝而議後事宗伯治祭

司空治竈司封議贈太常議諡國有史家有志其榮備  
矣若通家之小子寧容一喙以致辭唯先民有言上為  
天下惜而下以惜吾私其庶幾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起潛憲副文

嗚呼張君仁以義用行不愧影寢不愧夢和若徇俗介  
若矯衆徐而考之靡所不衷昔為諸生數寄食貧有父  
及昆取資一身雖至纖芥不以累人無雕而樸無漓而  
醇及筮司理若驥辭阜而騁康衢靡所不造其齒則少

其吏何老收銳葆精以慈為寶晉列臺端匪霜而寒甫

埋網輪遽褫武冠

武張武也冠惠文冠

浮沈外僚我心則殫寧以

枳棘而厭厥官入署留銓冰壺玉衡出領劇郡匠石庀

丁護持箠單慈如哺嬰化誨冥頑專如祝齡君貴廉吏

如貴鸞凰其惡貪殘如惡虎狼伏機倒射弛桺見傷失

職當誅天王聖明白簡愛我角巾私第耕則長沮居則

畏壘怡怡從兄娓娓訓子漿酒藿肉甘心沒齒大明當

陽魑魅伏藏尺一起君俾牧錢唐番番黃耆厥角若崩

父我母我約我周行君之劬勞狗知感恩君之疾疫食  
少事煩再命甫被二豎見援胡惠于杭而嗇于溫嗚呼  
久屈而伸天若使然旋予而奪則又疑天白璧當碎疇  
能使全奚取造物奚堪百年民之多蹶况彼末路誰為  
縣官牧養黎庶曰蝨曰蠅狙竊蟹步攝君正色使彼歛  
懼俗薄下趨如水走坂鄉之黃口甫登仕版矯虔批根  
甚口睥眼藉君醇德相與推挽而皆已矣靡可復冀長  
淮涸流亨霄塌翅嫩行良德消之一淚宏畧遠算束之

一樵客有蒙莊弔而見嗤萬蟻紛紜粒粟狗之墨突不  
黔志在救時盡若我曹雖存何為念君生平食不再味  
是以奠君鮓炙亦贅恒瀕苦節文量匡濟俎豆其側知  
必無愧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魯菴給事文

嗚呼公起孤生取高第入木天誦中秘拜夕垣贊國議  
天下豔而稱之然挂仕藉者逾三紀而立朝者不四歲  
其試南宮而獲雋丁未也舒徐內觀凡再愆期而後射

策金馬天下高公之難進而不知其有漆雕未信之志  
其為給事也淹詳外觀凡再徙官而再乞歸里天下高  
公之易退而不知其有王陽必迴之馭公之歸也逢掖  
其衣環堵其宮邑人而不邑居野居而不以家從天下  
意公有方外之樂而不知其睢于於方之內以終造物  
優公無累之畧而公焚膏以繼之若蠹魚之蝕羣編若  
牛毛而蠶絲天下意公有不朽之圖而不知其聊以取  
足而自怡余欲以詞賦擬公於正則而公不為怨以訓

故擬公於季長而公不為侈以宦薄擬公於曼容而彼  
不足者鮮著述以自見以沈思擬公於子雲而彼不足  
者負美新之餘恥然則茲日酌椒漿而告公也情也異  
時祀考亭之宮而配公也禮也嗚呼公其吐之哉

祭張瀛峰中丞文

嗚呼公甫冠弱已歌鹿鳴誰其頡頏余少二齡並薦公  
車並翱帝京東署西曹聯驅分直邊塵冠天我留公謫  
蔽爰甘棠所至輒植余解青臬公始領郡雖則需遲亡

隕厥問南旬羅施北領三晉握手燕中甲戌之春余髮  
種種而公甚鬢為德雖舊為聲則新其又五載公開大  
纛以帥桂嶺余起京兆練川昕夕清尊傾倒歲寒之盟  
世路清夷或厄物情或困天期我不成行公不成歸與  
公定交垂四十載掃石遲公公竟不待孤櫬雖返旅魂  
安在嗚呼哀哉嶺右之師馘訊執醜露布雖馳竹茅未  
剖天子惜公胡不生授威掃夷苗身侮魑魅樞庭之席  
乃成虛俟縉紳惜公靡資大計公之里居其猶畏壘公



之提身尚若處子公之室廬中人而已不為微言按劓  
元精不為奇節獵較譽名不為捷足蠅襲世榮公實長  
者詎惟數端物情所便真宰所寬胡不下壽遽遘克殘  
盖棺之餘皇澤霈澤乃有恩綸錫之金幣乃宏寵兆以  
象桂林乃申崇贈乃延世賞麟趾在庭裹蹄在帑天平  
若遠福善不爽余抱癖疾栖止禪宮與世緣乖長謝吉  
凶惟此一觴械淚酌公嗚呼哀哉

祭姜師文

嗚呼公老而吾里之稱前輩長者蓋落落若晨星矣公  
歿而所謂晨星者若將就日而益零矣風妬喬柯霜摧  
暮莖既無老成何資典型嗟乎悲哉仁禮提躬孝友成  
性求之口無諾責省其私靡窳行蓋人倫之師表而前  
哲之皎鏡也吾州之文采則有之而躬行日且不競矣  
公之一宰邑而朱陵之趾其棠陰是繁再司諭再主試  
而晉楚之間桃李多在門然公歆然若不與至成蹊而  
竟無言方半刺之書最忽投簪而乞去迨全臺之挽留

竟掉首而靡顧視巨源則尚少擬靖節而差裕知者賞其廉恬而不知者以為迂固嗚呼桑榆之晷其晷偏長松栢之枯其枯愈芳履坦而行履坦而藏委順以存委順以亡公固溘焉而令存者傷昔公在諸生屈為童子師貞不識公公未余竒迨公里居始納節歸杖屨過從山顛水涯我師四公有望九而不及三者及八而踰之三者有望八而不及三者及七而踰之三者相去各五歲則廣推之駱與公及司諭之朱觀察使之季也或齒

尊鄉國或望重朝野邇將舉一觴於柢林之下丰標峻  
而冠服雅鬚眉皓然貞以老門生侍側而行酒炙使繪  
工肖之庶幾香山洛下之杜而今已矣姑飲泣而奠一  
觴公其享我也耶尚饗

同鄉祭贈詹事學士王公焚黃文

於赫東海孕英為公肥遯丘園賁不于躬乃篤令子祥  
麟漸鴻乃篤聞孫雙鳳二龍公既全歸久而顯融國有  
大慶爰自兩宮聖孝所覃庶尹羣工惟公父子歿贈存

封鶴禁鑾坡水銜再重煌煌天章華袞並崇寂寂佳城  
頓回鬱葱宮庑拜前後者秩宗守令牛酒鼉鼓逢逢竭  
甗田父謹誨兒童公辭玉京驟虬旆虹何以徵假肅然  
靈風

祭華明伯廣文文

嗚呼昔我秋官公不近名而為善不責報而後施其富  
若傾邑而其仁重於天下後世顧自賢其子以先生必  
能暢不盡之蓄而光其聲於來祀乃先生官不能踰一

命名不獲沾一第余固已惜先生之邁而閔其志夫先生之於文枝葉於廬陵眉山而根柢於濂洛洙泗夫豈惟質古而有合抑亦通今而不悖矣其學自九流百家三倉八法以至於齊諧之所識述皆能略筆其辭事矣宦雖不及達然亦優游廣文自足乎青氈之味矣產雖稍勞落然亦從容素封不至為樂饑之泌矣雖恭默不言而義方之訓自行於子弟矣雖簪楚不施而内外之節肅然於閨第矣晚而杜門息交絕贄不識者以為悵

若簡而識者以爲於陵之不取不予季路之不求不伐  
矣蓋造物之於先生故有豐而有嗇而先生之所凝承  
亦有通而有蔽通者固周旋於禮法而蔽者尚不失爲  
仁義其嗇者不過人世之浮榮而其豐者絳縣之甲子  
矍乎其善飯謝庭之蘭玉森然其有繼吾翁若翁固托  
驥於疇昔而子吾女復倚玉於茲契余少於先生十五  
年髮且種種矣夫何羨於後死亦何憾於前逝敢酌楚  
客之漿聊以當雍門之涕惟靈爽之如在庶不我乎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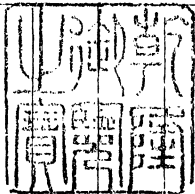
棄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聽泉文

嗚呼公年七十九矣而後終其終也人猶惜之蓋以百歲期翁也有子成進士為循吏矣而後終其終也人更惜之蓋惜公之未封也然是七十九年之中衣取足體食取足口而已未嘗一日而慕乎外之豐別味被色按宮調徵所以熙春陽而娛子夜者未嘗一日告憊而嗟窮人見其恂恂乎似不能言而不知其制行之信果見



其貌退乎若不勝衣而不知其精明之內融是故為翁  
之鄉後進者推翁之誠慤而謂其為王彥方之伍為翁  
子之邑吏民者感翁之義方而謂其有萬石君之風然  
則壽何必百歲而饗何必萬鍾人固戚然悼翁舍白日  
而就長夜翁則怡然謝塵累而游乎太空雖然老成漸  
凋藉壯為雄忠信漸薄倚器為訐既不能起翁於九原  
而回淳古當從孝廉於里間以厚道而日相礪有酒匪  
醲有肴匪崇薦此悃誠為我從容嗚呼哀哉尚饗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三